



童年



Детство

[苏联] 高尔基 著 倪梅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世 界 经 典 文 学 名 著

S 双色/插图版
huang se cha tu ban

童 年

Детство

(苏联)高尔基 著 倪 梅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莉 装帧设计：泽 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倪梅译.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双色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I. 童... II. ①高... ②倪...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224 号

童 年

[苏联] 高尔基 著 倪梅 译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溪洲图文制排中心

印 刷：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6.75 字数：150 千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2292-6/G·538

定 价：12.00 元

印 数：1—12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屋子阴暗狭小。

窗户下边的地板上，父亲一身素服，光着脚，手指蜷曲，全身僵直地躺着。他那双欢快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两枚黑黑的圆铜币；曾经熟悉而慈祥的脸庞扭曲着，看上去十分可怕。

母亲仅穿着一件小红裙，跪在父亲身边，用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玩的小黑梳子，梳理着他满头柔软的短发。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而嘶哑，大滴大滴的泪珠不停地从她那双哭得红肿的灰眼睛中滚落下来。

外婆紧紧地攥住我的手。她身子矮胖，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滑稽的大鼻子。此时她圆滚滚的身子裹在一件黑色的长裙中颤抖着，泪眼婆娑地将我推到父亲身边。她哽咽着说：“乖孩子，快去跟爸爸告别吧，年纪轻轻地就走了，你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我不明白外祖母为什么这么说，只是这种从未见过的场面让我恐惧。我害怕极了，使劲往外祖母的裙裾后面缩着，缩着……不久前我刚得过



● 海伦·富尔曼和孩子们 / 鲁本斯

鲁本斯 (1577—1640)，佛兰德斯著名画家，写实主义绘画大师。《海伦·富尔曼和孩子们》作于 1636 年，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一场大病，那时父亲常常很高兴地来照顾我，跟我玩，后来他突然不见了，代替他照顾我的是外婆了。

“你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吗？”我问她。

“我从上面，从尼日尼坐船来的。人在水上是不能走路的，小鬼。”她回答道。

这真是太好玩，太不可思议了：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大胡子的波斯人；而地下室住着一个贩卖羊皮的黄皮肤老头——卡尔麦克；骑在楼梯扶手上你可以一直滑下去——如果摔倒了，你就会一头栽下去。这一切我非常清楚，但是水在哪儿呢？她一定是忙糊涂了。

“你为什么要叫我小鬼呢？”

“因为你活泼可爱呀。”她笑眯眯地说。

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此时我多么希望她能带我离开这里。

母亲的样子使我局促不安。我以前从未见过她这样：浑身浮肿难看，衣服凌乱不堪，披头散发地哀号着，甚至还有一缕头发不时扫过父亲那睡着的脸上。平时她可是一个严谨的人，从不多言，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索，像一匹高头大马。此时我在屋里站了好一会儿了，她却沒有看我一眼，只是不停地替父亲梳着头，任凭泪水不停地滑过脸庞。

门外站着几个警察和一些皮肤黝黑的农夫，他们不时朝屋里探头张望。警察不耐烦地喊道：“快点，快点收拾！”

窗户上挂着一个用来当窗帘的黑色披风。一阵风吹来，披风像船帆似的鼓起来。它使我想起从前有一次随父亲去划帆船，玩得正高兴时，突然天上响起一声闷雷。我吓得打了个冷颤，父亲哈哈地大笑着，把我搂在他的胸前，大声说道：“不要怕，儿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母亲突然艰难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可接着又仰面倒了下去。她的头发在地板上散乱开来。她紧紧地闭上眼睛，脸色煞白，从她紧咬的牙缝中发出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快出去，阿列克赛！锁上门！”

我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外婆一把推开我，然后扑到了门口，喊道：“大家别怕！请你们都别动她！上帝呀，你们走开吧！这可不是霍乱，她要生孩子啦！上帝呀，饶恕我吧！”

趁乱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藏在一个箱子后面。我看到母亲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呻吟着。而外婆跟着她爬来爬去，快乐地说道：“以圣父

和圣子的名义，忍一下吧，瓦尼亚！圣母呀，保佑她吧！”

她们俩一直在父亲身边翻滚着，碰撞着父亲的身体，但他却一动不动，好像还对她们微笑着！太可怕了！母亲用力挣扎着，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像一个黑皮球从我面前来回经过，时间真长啊……突然，响起了一个婴儿的哭声！

“噢，上帝呀，”外婆大声地说道，“是个男孩！”

摇曳的烛光里，不时闪过她那双慈祥的眼睛。

我睡着了……

我还记得在一个雨天，在坟场的一个荒芜的角落里，我站在湿滑的小土堆上看着人们将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坑的底部积满了雨水，几只青蛙不时地跳进去，其中的两只还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面。

我、外婆、警察和两个手里拿把铁锹的农夫站在坟墓前，浑身都湿透了。

“埋吧！”警察说着，看了农夫一眼，然后走到了一边。

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捂住她的嘴，哭了起来。

两个农夫阴沉着脸弯下腰，往坑里开始填土。

土扑通扑通地落到水里，落到棺材盖上，而那两只青蛙奋力从棺材盖上往外跳，但很快土块又将它们打落到坑底。

“我们走吧，阿列克赛！”外婆扶着我的肩膀说道，可我却从她手里



洛兰 (1800—1882)，法国风景画家。《圣乌苏拉登船远航》作于1811年，现收藏于伦敦国立美术馆。

挣脱了，不想离开这里。

“唉，上帝！”

她叹了口气，也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抱怨上帝。她低着头，静静地站了好久，直到坟全都填平了……

起风了，雨停了。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黑压压的一片十字架，领着我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你应该哭的呀！”当我们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她问我。

“我不能哭。”我说道。

“唉，要是你觉得不能哭的话，那就不要哭了！”

真是奇怪，她居然让我哭！我是很少哭的，因为我是男孩，只有觉得委屈时才哭。我一掉眼泪，父亲就嘲笑我说“变成小丫头了”，而母亲就冲着我喊“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在一辆小马车里，穿过一条宽阔而混乱的街道，一幢幢红色的房子在马蹄声中慢慢向后移动。

“那两只青蛙还能钻出来吗？”我问道。

“不，它们不出来了，上帝让它们在下面陪着你爸爸！”她说。

上帝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外婆的话语中，是那么自然而亲切，而父亲母亲从未这样提到。

几天以后，外婆、母亲带着我真的坐在了一艘小轮船上。

墙角的一张桌子上静静地躺着我那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



● 闪电 / 安蒂格那

安蒂格那 (1817—1878)，法国浪漫主义画家。《闪电》作于 1848 年，现收藏于奥尔赛博物馆。

他的身上裹着一块白布，并用红带子捆着，他死了。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上，望着窗外，水面上雾气腾腾的，远处时不时地从雾中显出一块黑色的土地来，不过立即就又消失了。河水泛着泡沫不停地涌动着，有时一个大浪过来，河水哗哗地拍打到马的眼睛似的窗玻璃上。我吓得从包袱上蹦了下来。

外婆一边用她那柔软的胳膊将我抱起来，一边说道：“乖，别怕！”她轻轻地用手拍着我，把我放回到包袱上。

船在前行，我们随船颤动，只有母亲神色黯然地靠着船舱站着，将头放在双手中，纹丝不动，默默无语。她的衣着与平时大不相同，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外婆不时对她低语：“瓦尼亚，稍微吃点东西吧？”

可母亲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还是一声不吭。

船舱里的气氛很沉闷，外婆不时小声跟我说着话。她对母亲说话时则小心翼翼的，声音就稍微提高一点，不过两个人的交流也很少。

我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怕母亲的感觉使我和外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成了好朋友。

突然母亲大喊起来：“萨拉托夫，水手在哪儿？”

萨拉托夫？水手？这究竟是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明白。

这时一个穿着蓝衣服、身材魁梧的白发人走进船舱，他手里拿着个灰木匣。外婆接过木匣，把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然后双手托着匣子向门口走去。可是舱门太窄，她胖胖的身体只有侧着才能出去。她无奈地站在那里。

“我来吧，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不耐烦地从她手里接过棺材，一同走出了舱门，留下了我和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那是你的弟弟吗？”他蹲下来看着我。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又是谁？”

“那是一座城市，看，就在窗外！”

窗外，一片黑糊糊的土地在雾气中慢慢地移动着，像是刚切下来的一块大面包。



“外婆呢？”

“去埋你的弟弟了。”

“她们也把他埋在地下吗？”

“当然。”

我向水手讲述了我父亲的葬礼和那两只青蛙，他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亲着我。

“噢，孩子，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不要再可怜那些青蛙了，上帝会照顾它们的，而你的妈妈已经被这些事情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突然，一阵汽笛声传来。“糟了，我得走了！”那个水手匆匆忙忙地把我放了下来，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船舱里，于是就跟着跑出了舱门。

门外，楼梯上镶的铜条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我朝楼梯上看了看，发现许多人身上背着包袱、手里提着提包往船下走，看来我也得下船了。可是当我跟着人们一块走上甲板边的踏板时，人们好奇地看着我嚷开了：“这是谁家的孩子？你叫什么？”

“我不知道。”

他们把我拉过来推过去，摇晃着我。过了好久，那个白头发水手终于出现了。他挤进人群说：“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起我回到船舱里，把我放在包袱上，冲着我晃动着拳头吓唬我：“再这样，我就揍你！”

头顶上的吵闹声慢慢地消失了，轮船也停了下来。船



● 克娄巴特拉的自杀 / 雷尼

雷尼 (1575—1642)，意大利画家。《克娄巴特拉的自杀》作于1635年，现收藏于佛罗伦萨皮蒂宫。

舱的窗户正对着一堵被河水浸湿的墙。船舱里变得黑糊糊的，包袱和箱子好像也胀起来。我快闷得喘不上气了！难道他们忘记了我的存在，要永远把我丢在这艘空船上？

我走到门口用劲扭门的铜把手，可门关得紧紧的，我根本就扭不动。我害怕极了，抓起牛奶瓶，用尽全力向门把手砸去。瓶子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到了靴子里。门还是没有开，我只好重新躺在包袱上，紧缩成一团，悄悄地哭着，不知过了多久就睡着了。

轮船来回摇晃着，一抹阳光透过船舱的窗户照进来，我被惊醒了。外婆眉头紧皱着坐在我身边梳着头，嘴里自言自语地唠叨着。她长着一头惊人的浓发，厚厚地沿着她的肩膀、胸部、膝盖披下来，一直拖到地上。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撩在一起，用力把那把粗糙的小木梳插进她那厚厚的头发里。她的嘴向一边歪着，黑眼睛也生气地看着前面，她的脸在那一大堆头发中显得小而有趣。

今天她好像有点生气，但是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会那么长那么多时，她用温柔的声音亲切地对我说：“大概是上帝在惩罚我吧，他让我整天为这些烦人的头发忙碌着！你相信吗？年轻时我曾经因为它而骄傲，但现在我老了，已经疲于应付它了！怎么不睡了，宝贝？太阳才刚出来，时间还早！”

“我睡不着了！”

“要是这样，那就起来吧。”

外婆往母亲躺的沙发上瞥了一眼，手下不停地编着辫子，悄声问我：“嘘，轻点！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

外婆的声音很有磁性，就像小鸟唱歌一样。她微笑的时候，从两只黑亮的眼睛中闪出慈祥的光芒；当她大笑的时候，就会露出那玉石般的牙齿；虽然许多皱纹已经爬上了她的双颊，但整张脸看上去是充满活力的。惟一的缺憾是她那个鼻梁塌陷的红鼻子，破坏了整个脸部的柔和感。

外婆好像很喜欢黑色，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还有一个镀银的黑色鼻烟盒，可是从她明亮的眼中可以看到内心充满了慈爱、快乐。她很胖，又驼着背，但她行动起来却很轻快，像一只猫那样灵活，而且身上绵绵的。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她，只觉得我以前的生活一直很压抑，她的到来

唤醒了原本明亮的内心，把我带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立刻爱上了她，希望她能够时时刻刻守在我身边！她那无私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勇气迎接未来艰难困苦的挑战……

轮船在伏尔加河中慢慢地行驶着，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到达尼日尼。四十年过去了，那几天美好的日子仍倒映在我的脑海里。

一路上天气晴好，我跟外婆一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欣赏美丽的风光。晴空万里，河水荡漾，两岸丰收的秋景为伏尔加河增添了许多妩媚。橘红色的轮船拖着一只大驳船，缓缓地逆流而上，轮桨隆隆地拍打着铅蓝色的河水。灰色的小驳船宛如一只小甲虫，懒洋洋地跟在后面。不知不觉中，明媚的阳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换着，周围的景致变幻莫测，远山如墨，城市和乡村笼罩在一层薄纱中，金黄色的树叶在水面上漂荡。

“真美呀！”

外婆从甲板这边走到那边，情不自禁地嚷着，快乐得像个孩子。有时她会出神地站着，双手在胸前交叉，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而眼中饱含泪水地望着两岸，忘了我的存在。这时，我就轻轻地拽她的绣花裙。

“怎么？”她轻轻一颤，“刚才我似乎在做梦。”

“你怎么哭了？”



罗姆尼（1734—1802），英国著名的肖像画大师。《卖书翁——高尔家的孩子》作于1776年，现收藏于萨瑟兰公爵收藏馆。

童年——高尔家的孩子 / 罗姆尼

“宝贝，因为我太激动了。知道吗，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

她嗅了嗅鼻烟，开始给我讲起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有圣贤和动物，有善良的强盗，还有各种妖魔鬼怪。她总是紧紧地搂着我，用一种神秘的声音讲述着。她紧盯着我的眼睛，好像在鼓舞着我。她的故事自然流畅，每一个故事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每当讲完一个故事，我就会央求她：“好外婆，再讲一个吧！”

“好吧，就再讲一个吧。有一个灶王爷，他的脚被一根面条扎破了。他坐在炉子下面晃来晃去地呻吟着：‘噢，小老鼠快来，痛死我了，小老鼠快来！’”

这时她就会俯下身子，抓住她的一只脚，愁眉苦脸地来回晃动着脚。

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水手们也被吸引过来，围在我们身边，听到有趣的地方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赞不绝口地说道：“哈哈，老人家，再来一个！”

有时他们还会说：“走，跟我们一块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时，他们请外婆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香瓜。但这些都是偷着干的，因为船上有一个怪人，穿着制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准别人吃水果，要是被他发现，他就会夺过去，顺手扔进河里。

船上的人都尽量避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好像有意识地在躲着我们。她身材高大美丽，寡言少语，脸色黯然，王冠似的发髻盘在头顶。她那一双大大的眼睛总是冷冷地审视着什么，好像要穿透他人的内心。这一切依然保存在我的记忆中。

终于有一天，她严厉地对外婆说：“妈妈，不要这样了，别人都在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只要他们喜欢，让他们笑话好了。现在能够开心是多么不容易呀！”

我们的行程快要结束了，外婆兴奋地拉起我的手，趴在船舷那儿，快乐地喊道：“快看，尼日尼到了，太美了！”

“那就是你的尼日尼吗？真是漂亮极了！”

“看那些教堂的圆屋顶，它们是不是在飞呀！”

她回过头来，怜惜地望着母亲：“瓦尼亚，你看一下吧，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是不是已经快忘记它了？看它张开双臂在欢迎你呢！”

母亲咧开嘴勉强一笑。

轮船停在了这座美丽城市的河中央。放眼望去，河面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船。一只装满了人的大船驶过来，钩住了我们这只船，两艘船放下跳板，人们就沿着跳板颤巍巍地走到我们的甲板上。

一个瘦小的老头走在队列的最前头，他穿了一件长长的黑大衣，长着一双绿眼睛、鹰钩鼻子和一把金色的山羊胡子。

“爸爸！”

母亲激动地大声叫道，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老人立即托起她的头，抚摸着她的脸，仔细端详。他高兴地叫着：“噢，傻孩子，你们终于回来了！”

外婆则像个陀螺似的，飞快地转到每个人面前，同他们拥抱、亲吻。随后，她将我从身后推到大家面前：“孩子，过来和大家认识一下，这是米哈伊尔舅舅，雅可夫舅舅，娜塔莉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他们都叫萨沙，表姐叫卡杰琳娜——全家人都到齐了。你瞧，有多少啊！”

外公问她：“你还好吧，孩子他妈？”他们互相吻了三下。

接着，外公将我从人群中拉到他面前，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道：“你是谁呀？”

“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外公向我母亲询问着，可他等不及回答，就推着我往跳板上走，边走边说：“脸型跟他父亲的一样！咱们都上岸吧！”

上岸后，我们爬上了一个用鹅卵石铺成的斜坡，坡两边长满了枯黄的野草。

外公跟我母亲在前头走。他个子很矮，只到母亲的肩膀那儿，步子又小又快。母亲就像飘在空中似的，俯视着她的父亲。留着整齐的黑发的米哈伊尔舅舅和长着金色鬃发的雅可夫舅舅则紧紧跟在他们身后。再后面安静地走着几个着装艳丽的胖女人和我的六个哥哥姐姐们。我跟外婆与个子很小的舅妈娜塔莉娅走在最后。

舅妈的脸色苍白，长着一双蓝眼睛，挺着大肚子，很吃力地走着。她对着外婆轻声说：“噢，我真的走不动了！”

“他们怎么把你也叫来了？真是蠢到家了！”

我不喜欢他们一大家人。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很孤独，似乎连外婆也跟我疏远了很多。我最不喜欢的是外公，从见面那一刻就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敌意。我有点怕他，还有些好奇。

我们终于爬到了坡顶。外婆的家在坡的最上面，紧靠右边坡的街口，是一座低矮的平房。外墙涂了一层灰红色的油漆，窗户则向外凸着，而屋檐则低低地扣在上面。从外面看，我觉得房子似乎挺大，但走进去一看，才发现里面几间半明

半暗的房间拥挤不堪。人们在房间里挤来挤去，小孩子们在大人中间窜来窜去，散发出一股从未闻过的刺鼻的气味。

我逃到院子里，可院子里更拥挤，让人很不舒服——到处挂着各种各样的大幅大幅湿漉漉的布，盛满了浓浓的五颜六色的水的水桶散布在院子里。墙角有一个快要倒塌的矮房子，炉子里面的火烧得正旺，锅里咕嘟咕嘟地沸腾着，不知道在煮什么东西，只能听见一个人在大声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 女卜者（局部）/ 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1573—1610），意大利画家。《女卜者》作于1590年，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

二

我的悲惨生活从此开始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离奇而又沉重的日子，像一位心地善良而且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天才讲述的悲惨故事。回想起那段日子，我无法相信生活在“一群蠢货”中，会发生那么多残酷的事情。有时我想会不会是我记错了，那不是真的，但情况的确如此。

事实胜于雄辩。这种生活并不是我一人所独有的经历，我所讲述的是那些普通的俄国人曾经在压抑悲惨的环境生活的真实情景，而且现在情况依然如此。

外公家里到处充斥着仇恨的气息，所有的人都相互仇恨着，在大人们的影响下，就连孩子们也被毒害了。

后来，从外婆那里我才弄清楚，我和母亲回来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正缠着他们的父亲闹分家。母亲出乎意料地回了娘家，加剧了问题的尖锐化。他们害怕母亲向外公讨回她的嫁妆。由于母亲的私奔，她的嫁妆被外公扣下了。他们认为那些嫁妆应该由他们平分。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急切了。此外，在商铺的经营上他们也不时地吵闹着。到底由谁在城里开店，又由谁去奥卡河对岸的纳维诺村去负责，这些早就成了他们争吵的焦点了。

我们来后没多久，在吃饭的时候，厨房里爆发了一场“战争”——两个舅舅突然跳了起来，朝前探着身子，伸着脖子冲着桌子对面的外公大吵大嚷，像狗一样龇着牙，咧着嘴。

外公用他的勺子敲打着桌子，满脸涨得通红。他声音嘶哑地喊道：“你们这些不成器的东西，我真应该把你们全都扔到大街上去讨饭！”

外婆伤心地说道：“老头子，把家产全都给他们吧，也让我们耳边多清静一会儿！”

“住口，他们都是让你给惯坏了！”外公瞪着眼嚷道。真是奇怪，他小小的个头，居然能够发出那么震耳欲聋的声音。

我的母亲面无表情地从椅子边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站着。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猛地挥手朝他弟弟的脸上打了一拳！雅可夫舅舅哀号了一声，反手揪住他的哥哥，摔倒在地。他们两个人在地上翻滚厮打着、叫骂着，不时发出气喘吁吁的呻吟声。

孩子们吓得都哭喊了起来。怀孕的娜塔莉娅舅妈绝望地哀号着。我母亲用双臂抱着她，将她拖出了厨房。整天快快乐乐的、长着一脸雀斑的保姆叶夫格妮娅将孩子们往厨房外面撵，椅子被撞得东倒西歪；一个叫茨冈的小学徒，骑到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而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那个留着大胡子、带着黑眼镜的秃头师傅，则镇定地用毛巾把舅舅的双手给捆住了。

舅舅挣扎着，浓密的黑胡子在地板上磨来蹭去，嘴里发出嘶哑而恐怖的声音。



米哈伊尔舅舅打雅可夫舅舅

外公围着桌子绕来绕去，大声骂着：“你们这两个东西，还是亲兄弟吗？唉！”

他们一开始争吵，我就吓得跑到了炉炕上，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见外婆给雅可夫舅舅洗着脸上被打出的血痕，舅舅哭着跺着脚，而她则伤心地说道：“你们这些该死的野种，快醒醒吧！”

外公一边整理着扯破的衬衫，一边冲外婆嚷着：“你这个老东西，这就是你生的两个畜生！”

雅可夫舅舅走了出去，外婆缩在一个墙角里，大哭起来：“上帝啊，

求你让我的孩子有点人性吧！”

外公站在那儿，发呆地瞪着一片狼藉的厨房。

他轻声说道：“孩子他妈，你要看紧点儿你的儿子们，不要让他们欺负瓦尔瓦拉……”

“上帝呀，你在说什么呀，快把你的衬衫脱下来给我，让我看看怎么补一补！”

外婆接着外公的脸，吻了一下他的额头。外公个子太矮了，他的头就靠到了她的肩膀上。

“还是给他们分家吧，孩子他妈！”

“对，孩子他爸！”

他们心平气和地谈着，可不一会儿，外公用脚在地板上蹭着，

冲外婆晃动着他的一根手指头，像一只斗架的公鸡一样大声地反驳着：

“我知道，你这样说是对的，你比我考虑得更全面。但你的米希加是个虚伪的家伙，而雅希加又是个共济会员！他们会大手大脚地将我这点家产全都挥霍光……”

我笨手笨脚地挪动了一下身体，不小心碰到了一个熨斗，只听见熨斗哐哩哐啷地从炉子上掉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装满水的桶里。

外公一下子冲过来，一把将我拉了下来，两只绿色的小眼睛瞪着我，仿佛第一次看见我。

“谁把你抱上去的？是你妈妈？”

“不，是我自己爬上去的。”

“你在骗我。”

“不，我没有，我害怕你们吵架。”

他用手点着我的额头，一把推开了我。

“真跟你爸一样！滚出去！”



● 从市场归来的厨娘 / 夏尔丹

夏尔丹 (1699—1779)，18 世纪法国最杰出的静物及风俗画家。《从市场归来的厨娘》作于 1739 年，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